奇賞齋廣文苑英華卷之二十五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行狀類

齊司空栁世隆行狀　沈約

公禀靈華嶽幼挺珪璋淸襟素履發乎齠丱及長風質洞遠儀止祥華動容合矩吐言被律時沈攸之狼據陜西氣陵物上而太祖登庸作宰天歷在躬攸之播封豕之情愬令荆之力兕甲十萬鐵馬千群水陸長騖志窺皇邑公抗威川涘勇略紛紜顯晦有方由没無緒攸之乃反旆亘圍親受矢石增櫓乗堙嚴衝

H. H. MU CHINESE LIBRARY

慨然遐想

駕雉雲翻俯闞地穴斜通半藏晚飡貿户晨汲公乃綏衆以武應敵以奇靈鋒電曜威策雲舉事切三版之危氣損九天之就殘寇外老逆黨內摧焚舟委甲掬揹霄遯公風標秀徹器範弘潤茂乎辭彩雅善鼓琴擒純蔡之高芬纂鍾稽之妙曲雖嬰拂世務而素業無改臨姑蘇而想入桂登衡山而望九疑七紆郢組三臨蕩甸五職瑞扇一司百揆圓可以齊衡八凱方駕五臣

此勝第一人

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狀　齊履謙

公諱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生有異操不爲嬉戲事祖榮號鴛水翁通五經精於算數水利時太保劉文貞公左丞張忠宣公樞密張公易贊善王公恂同學於州西紫金山而文貞公復與鴛水翁爲同志友以故俾公就學於文貞所先是順德城北有石橋以通達活泉水兵後橋爲泥潦淤沒失其所在公甫冠爲之審視地形按指其處而得之洞東元公裕之文其事于石其曰里人郭生者即公是也中統三年張忠宣公薦公習知水利且巧思絶人蒙賜見上都便

殿公面陳水利六事其一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權以玉泉水引入行舟歲可省僦車錢六萬緡通州以南於蘭榆河口徑直開引由蒙村跳梁務至□州還河以避浮鷄淘盤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達活泉開入城中分爲三渠引出城東灌溉其地其三順德澧河東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沒民田一千三百餘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種其河自小王村經滹沱合入御河通行舟栰其四磁州東北滏漳二水合流處開引由滏陽邯鄲洺州永年下經雞澤合入澧河其間可溉田三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已澆

溉尚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開引東流至武陟縣北合入御河其間亦可溉田二千餘頃每奏一事上輒曰當務者此人眞不爲素餐矣即授提舉諸路河渠四年加授銀符副河渠使至元改元從忠宣公行省西夏興復瀕河諸渠先是西夏瀕河五州皆有古渠其在中興州者一名唐來長袤四百里一名漢延長袤二百五十里其餘四州又有正渠十長袤各二百里支渠大小共六十八計溉田九萬餘頃兵亂以來廢壞淤淺公爲之因舊謀新更立牐堰役不踰時而渠皆通利夏人共爲立生祠於渠上二年

授都水少監公言灤自中興還、特命衆順河而下、四晝夜至東勝可通漕運及見查泊兀郎海古渠甚多。可爲修理又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谷村分引盧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漑田若干頃其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典守者懼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視故迹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上納其議公又言當於金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衆服其能八年遷都水監十二年丞相伯顏公南征議立水驛命公行

修歷緣起

視所便、自陵州至大名、又自濟州至沛縣、又南至呂梁、又自東平至綱城、又自東平清河逾黃河故道、至與御河相接、又自衛州御河至東平、又自東平西南水泊至御河、乃得濟州大名東平泗汶與御河相通形勢、爲圖奏之。十三年、都水監併入工部、遂除工部郎中、是歲立局改治新曆、先時太保劉公以大明曆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議欲修正而薨、至是江左既平、上思用其言、遂以公與贊善王公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推步於下、而忠宣樞密二張公爲之主領裁奏於上、復共薦前中書左丞許公能推明

曆理俾參預之公首言曆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公乃盡考其失而移置之既又別圖爽塏以木爲重棚創作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爲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莫若以圓求圓作仰儀石有經緯結而不動公則易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公則一之作證理儀表高景虛罔象

非眞作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闚凡曆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以上凡十三等又作正方案丸表懸正儀座正儀凡四等為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葢圖日出入永短圖凡五等與上諸儀互相參考十六年攺局為太史院以

贊善公為太史令公為同知太史院事給印章立官府是年奏進儀表式樣公乃對御指陳理致一一周悉自朝至於日晏上不為倦公因奏唐一行開元間令南宮說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宇比

唐尤大若不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日測驗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上可其奏遂設監候官一十四員分道相繼而出先測得南海北極出地一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寸六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岳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景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岳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分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景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極出地五十

五度、夏至景長五尺一分、晝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繼又測得上都北極出地四十三度少、北京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強、益都北極出地三十七度少、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高麗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少、太原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安西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半強、興元北極出地三十三度半強、成都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強、西涼州北極出地四十度強、東平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太、大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京北

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強陽城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
弱揚州北極出地三十三度鄂州北極出地三十一
度半吉州北極出地二十六度半雷州北極出地二
十度太瓊州北極出地十九度太十七年新曆告成
拜太史令公與太史諸公同上奏曰臣等竊聞帝王
之事莫重於曆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
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曆無定
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西漢造三統曆百三十年而
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曆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
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曆始悟月行有遲速又

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曆、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曆、始悟以朔望及紘皆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沖之造大明曆、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劉焯造皇極曆、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曆、頗采舊儀、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曆、以古曆章蔀元首分度不齊、始爲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年、僧一行造大衍曆、始以朔又四大三小定九服

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曆、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曆、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曆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欽惟

聖朝統一六合、肇造區夏、專命臣等改治新曆、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測到實數、所考正者凡七事。

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晷景、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爲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丁丑夏至得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十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

三刻、己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半。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半、各減大明曆十八刻、遠近相符、前後應準、二曰歲餘。自劉宋大明曆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眞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歲餘、今考驗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爲今曆歲餘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箕九度有畸、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星測

月或憑月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立術推筭、起自丁丑正月至巳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躔於箕、與月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丑以來至今、憑每日測到逐時太陰行度、推筭變從黃道求入轉極遲極疾、并平行處、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內除去不真的外有三十事、得大明曆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曆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曰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黃道去極度、得月道交於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入時刻、與大明所差不多、六曰

二十八宿距度。自漢太初曆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曆則於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牽就、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爲三十六分、以距線代管窺、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七日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曆日出入晝夜刻。皆據汴京爲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內外度、立術推求每日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爲定

式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爲升降限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爲密二曰月行遲疾古曆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爲一限凡析爲三百三十六限依垜疊招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蓋前所未有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筭術勾股弧矢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差率與天道實爲脗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累年實測內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勾股爲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交

周舊法黃道變推白道以斜求斜今夫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爲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爲盡十九年太史王公卒時曆雖頒然其推步之式與夫立成之數尚皆未有定稾公於是比次篇類整齊分抄裁爲推步七卷立成二卷曆議擬稾三卷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曆註式十二卷二十三年繼爲太史令遂上表奏進又有時候箋注二卷修改源流一卷其測驗書有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二十卷五星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測

予游薊遼
昌平間多
公舊跡爲
之三慨

二十八舍雜座諸星入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考一卷、並藏之官、二十八年、有言漕事便利者、一謂灤河自永平挽舟踰嶺而上可至上都、一謂盧溝自麻谷可至尋麻林、朝廷令各試所說、其謂灤河者至中道自知不可行而罷、其謂盧溝者命公與往、亦爲硝石所阻舟不得通而止、公因至上都別陳水利十有一事、其一大都運糧河不用一永泉舊源、別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甕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匯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糧河、每十里一置牐、比至通州凡爲牐七、距牐

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為提閼以過舟止水上覽奏喜曰當速行之於是復置都水監俾公領之首事於二十九年之春告成於三十年之秋賜名曰通惠役興之日上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咸待公指授而後行事置牐之處往往於地中偶值舊時甎木時人為之感服船既通行公私省便先時通州至大都陸運官糧歲若千萬石方秋霖雨驢畜死者不可勝計至是皆罷是秋車駕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其舳艫蔽水天顏為之開懌特賜公錢一萬二千五百緡仍以舊職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公又欲於澄清

牐稍東引水與北壩河接且立牐麗正門西令舟楫得環城往來志不就而罷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大德二年召公至上都議開鐵幡竿渠公奏山水頻年暴下非大爲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吝於工費以公言爲過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没人畜廬帳幾犯行殿翌日天子北狩謂宰臣曰郭太史神人也可惜不用其言七年詔内外官年及七十並聽致仕公以舊臣且朝廷所施爲獨不許其請至今翰林太史司天官不致仕者咸自公始延祐三年某月日卒年八十六

公以純德實學爲世師法然其不可及者有三一曰水利之學二曰曆數之學三曰儀象制度之學決金口以下西山之栰而京師材用是饒復唐來以溉瀕河之地而靈夏軍儲用足引汶泗以接江淮之派而燕吳漕運畢通建斗牐以開白浮之源而公私陸費由省又前後條奏便宜凡二十餘事相治河渠泊堰大小數百餘所其在西夏嘗挽舟遡流而上究所謂河源者又嘗自孟門以東循黃河故道縱廣數百里閒皆爲測量地平或可以分殺河勢或可以溉灌田土具有圖誌又嘗以海面較京師至汴梁地形高下

之差謂汴梁之水去海甚遠其流峻急而京師之水去海至近其流且緩其言信而有徵此水利之學其不可及者也古曆天周與歲周小餘同於日度四分之一漢魏以來漸覺不齊遂有破分之說而立法未均任意進退公乃每以百年爲率小餘之下增損各一以之上推往古下驗方來無不脗合且自太初迄于大明名曆七十餘家其見施用於世者四十有三類多寫分換母誇詐一時間有翹出如宋元嘉唐大衍近世紀元不過三數然亦未臻至當考驗天事始難覩密旋已不效公所爲曆測驗既精設法詳備行

幾五十年未嘗一有先後天之差去積年日法之拘
無寫分換母之陋此曆數之學其不可及者也舊儀
既多蔽礙且距齒但有度刻而無細分以管望星漸
外則所見漸展尤難取的公所爲儀但用天常赤道
四游三環三距設四游於赤道之上與相套在內同
附直距於四游之外與雙環兩間同結線距端凡測
日月星則以兩線相望劈取其正中所當之刻之度
之分之杪之數舊八尺謂夏至之景尺有五寸千里
而差一寸其說見於周官周髀等書千里而差一寸
唐一行已嘗駮議八尺之表表庳景促古今承用未

之或華公所爲表五倍其舊懸施橫梁每至日中以
符竅夾測橫梁之景折取中數與舊表但取表之景
者殊爲審當公於世祖朝進七寶燈漏今大明殿每
朝會張設之其中鐘鼓皆應時自鳴又嘗進木牛流
馬雖不盡得諸葛舊制亦自機妙成宗朝進櫃香漏
又作屏風香漏行漏以備郊廟從幸大德二年起靈
臺水渾蓮渾天漏大小機輪凡二十有五皆以刻木
爲衝牙轉相撥擊上爲渾象㸃畫周天星度日月二
環斜絡其上象則隨天左旋日月二環各依行度退
而右轉公又嘗欲倣張平子爲地動儀及候氣密室

事雖未就莫不究極指歸此儀象制度之學其不可及者也初公年十五六得石本蓮花漏圖已能盡究其理及隨張忠宣公奉使大名因大爲鼓鑄卽今靈臺所用銅壺又得尚書璇璣圖規竹篾爲儀積土爲臺以望二十八宿及諸大星及夫見用觀其規畫之簡便測望之精切功智不能私其議群衆無以參其功王太史剛克自用者也每至公所覩其匠制未嘗不爲之心服魯齋先生言論爲當代法因語及公以手加額曰天祐我元似此人世豈易得嗚呼其可謂度越千古矣

妙品

諸葛亮傳　陳壽

諸葛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為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為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躬畊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

不得不然

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

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

肯提醒此心便可做人做事

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為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

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

得一怒力

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獘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

導意而斷

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幷力拒曹公。曹公敗于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為軍

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群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為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簒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即帝位、策亮為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盡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

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勑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為與國三年春亮率衆南征

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
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遂行屯於沔陽
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
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
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
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
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
動失宜大爲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戮
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
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

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粮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復丞相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

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叡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絶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

如此亦儘足

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爲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爲一集景耀六年春詔爲亮立廟於沔陽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

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宜人又饒政事、

陳公弼傳

蘇　軾

公諱希亮字公弼姓陳氏眉之青神人其先京兆人也唐廣明中始遷于眉曾祖延祿祖瓊父顯忠皆不仕公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息錢三十餘萬公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學成乃召其兄之子庸諭使學遂與俱中天聖八年進士第里人表其閭曰三儁坊始爲長沙縣浮屠有海印國師者交通權貴人肆爲姦利人莫敢正視公捕寘諸法一縣大聳去爲雩都老吏曾腆侮法粥獄以公少年易之公視事之日首得其重罪腆扣頭出血願自新公

戒而捨之會公築縣學腆以家財助官悉遣子弟入學卒爲善吏而子弟有登進士第者巫覡歲斂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公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爲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遣去不可皆泣曰公捨我去緋衣老人復出矣以母老乞歸蜀得劒州臨津以母憂去官服除爲開封府司錄福勝塔火官欲更造度用錢三萬萬公言陝西方用兵願以此餽軍詔罷之先趙元昊未反青州民趙禹上書論事且言元昊必反宰相以禹爲狂言徙建州而

公論

元昊果反禹自建州逃還京師上書自理宰相怒下禹開封府獄公言禹可賞不可罪與宰相爭不已上卒用公言以禹爲徐州推官且欲以公爲御史會外戚沈氏子以姦盜殺人事下獄未服公一問得其情驚仆立死沈氏訴之詔御史劾公及諸掾史公曰殺此賊者獨我耳遂自引罪坐廢期年盜起京西殺守令富丞相薦公可用起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凜凜欲亡去公以牢城卒雜山河戶得數百人日夜部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盜不敢入境而殿侍雷甲以兵百餘人逐盜至竹山甲不能戢士所至爲暴或告有

大盜入境且及門公自勒兵阻水拒之身居前行命
士持滿無得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下
馬拜請死曰初不知公官軍也吏士請斬甲以狥公
不可獨治爲暴者十餘人勞其餘而遣之使甲以捕
盜自贖時劇賊党軍子方張轉運使使供奉官崔德
贇捕之德贇既失党軍子則以兵圍竹山民賊所嘗
舍者曰何氏殺其父子三人梟首南陽市曰此党軍
子也公察其寃下德贇獄未服而党軍子獲於商州
詔賜何氏帛復其家流德贇通州或言華陰人張元
走夏州爲元昊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於房譏察出

不饑寒且久公曰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為國
者終不領家徒堅其為賊耳此又皆其蹤屬無罪乃
審以聞詔釋之老幼哭庭下曰今當還故鄉然柰何
去父母乎至今張氏畫像祠焉代還執政欲以為大
理少卿公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得一郡以自效乃
以為宿州州跨汴為橋水與橋爭率常壞舟公始作
飛橋無柱至今汴皆飛橋移滑州奏事殿上仁宗
皇帝勞之曰知卿疾惡無懲沈氏子事未行詔提舉
河北便糴都轉運使魏瓘劾奏公擅增損物價已而
瓘除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公乞廷辯既對上直公

宋代人主知人如此

奪瓘職知越州且欲用公公言臣與轉運使不和不得爲無罪力請還滑會河溢魚池歸且決公發禁兵捍之廬於所當決吏民涕泣更諫公堅卧不動水亦漸去人比之王尊是歲盗起冤句執濮州通判井淵上以爲憂問執政誰可用者未及對上曰吾得之矣乃以公爲曹州不逾月悉擒其黨淮南饑安撫轉運使皆言壽春守王正民不任職正民坐免詔公乘傳往代之轉運使調里胥米而蠲其役凡十三萬石謂之折役米米翔貴民益饑公至則除之且表其事旁郡皆得除又言正民無罪職事辦治詔復以正民爲

鄂州徙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反誅而遷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士方自疑不安一日有竊入府舍將為不利者公笑曰此必醉耳貸而流之盡以其餘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庫人為公懼公益親信之士皆指心誓為公死提點刑獄江東又移河北入為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戶部勾院又兼開拆司榮州煑鹽凡十八井歲久澹竭而有司責課如初民破產籍沒者三百一十五家公為言還其所籍歲蠲三十餘萬斤三司簿書不治其滯留者自天禧以來未帳六百有四明道以來生事二百一十二萬公曰

夜課吏凡九月而去其三之二會接伴契丹使還自
請補外乃以爲京西轉運使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
元自稱周大王震動汝洛間公問之即日輕騎出按
吏請以兵從公不許賊見公輕出意色閑和不能測
則相與列訴道周公徐問其所苦命一老兵押之曰
以是付葉縣聽吾命既至令曰汝已自首皆無罪然
必有首謀者衆不敢隱乃斬元以狥而流軍校一人
其餘悉遣赴役如初遷京東轉運使維州參軍王康
赴官道博平大猾有號截道虎者毆康及其女幾死
吏不敢問博平隸河北公移捕甚急卒流之海島而

紡吏故縱坐免者數人山東群盜爲之屏息徐州守陳昭素以酷聞民不堪命他使者不敢按公發其事徐人至今德之移知鳳翔倉粟支十二年主者以腐敗爲憂歲饑公發十二萬石以貸有司憂恐公以身任之是歲大熟以新易陳官民皆便之于闐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略使以客禮享之使者驕甚留月餘壞傳舍什物無數其徒入市掠飲食人户晝閉公聞之謂其僚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虜人初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吾痛繩以法譯者懼則虜不敢動矣況此小國乎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入吾境有秋

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者亦素聞公威名至則羅拜庭下公命坐兩廊飲食之護出諸境無一人譁者始州郡以酒相餉例皆私有之而法不可公以遺游士之貧者既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償之且上書自劾求去不已坐是分司西京未幾致仕卒享年六十四仕至太常少卿贈工部侍郎娶程氏子四人恍今為度支郎中恪卒於滑州推官恂今為大理寺丞慥未仕公善著書尤長於易有集十卷制器尚象論十二篇辨鉤隱圖五十四篇為人清勁寡欲長不逾中人面瘦黑目光如冰平生不假人以色

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禍福必極其志而後已所至姦民猾吏易心改行不改者必誅然實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以教學養士爲急輕財好施篤於恩義少與蜀人宋輔游輔卒於京師母老子少公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平使與諸子游學卒與恍同登進士第當蔭補子弟輙先其族人卒不及其子慥公於軾之先君子爲丈人行而軾官於鳳翔實從公二年方是時少年氣盛愚不更事屢與公爭議至形於言色已而悔之竊嘗以爲古之遺直而恨其不甚用無大功名獨當時士大夫能言其所

爲公沒十有四年故人長老日以衰少恐遂就湮沒欲私記其行事而恨不能詳得范景仁所爲公墓誌又以所聞見補之爲公傳軾平生不爲行狀墓碑而獨爲此文後有君子得以考覽焉贊曰聞之諸公長者陳公弼面目嚴冷語言確訒好面折人士大夫相與燕游聞公弼至則語笑寡味飲酒不樂坐人稍稍引去其天資如此然所立有絶人者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淮南王謀反論公孫丞相若發蒙耳所憚獨汲黯使公弼端委立於朝其威折衝於千里之外矣

郭太傳　　范　曄

郭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皋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並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

偉褒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絶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後遭母憂有至孝稱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弟子以千數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明年春卒于家時年四十

求誌而得慚誌人而得媿是以君子病言

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為其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初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太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氾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頃之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太以是名聞天下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張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今錄其章章効於事者著之篇末左原者陳留人也為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嘗遇諸路為設酒殽以慰之謂曰昔

顔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駔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蘧瑗顔回尚不能無過況其餘乎愼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衆人咸謝服焉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鷄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旣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

奇

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庾乘字世遊潁川鄢陵人也少給事縣廷爲門士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宮遂爲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讎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爲貴後徵辟並不起號曰徵君宋果字仲乙扶風人也性輕悍憙與人報讎爲郡縣所疾林宗乃訓之義方懼以禍敗果感悔叩頭謝負遂改節自勑後以烈氣聞辟公府侍御

史并州刺史所在能化賈淑字子厚林宗鄉人也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憂淑來修弔既而鉅鹿孫威直亦至威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恠之不進而去林宗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淑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鄉里有憂患者淑輙傾身營救爲州閭所稱史叔賓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論議阿枉敗名云黃允字子艾濟陰人也以儁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絶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

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姻見允而歎曰得壻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時謝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與陳留邊讓並善談論俱有盛名每共候林宗未嘗不連日達夜林宗謂門人曰二子英才有餘而並不入道惜乎甄後不拘細行爲時所毀讓以輕侮曹操操殺之王柔字叔優弟澤字季道林宗同郡晉陽縣人也兄弟總角共候林宗以訪

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道當以經術通然違方改務亦不能至也後果如所言柔為護匈奴中郎將澤為代郡太守又識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召公子許偉康並出屠酤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長文韓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郝禮真等六十人並以成名

王弼傳　　何劭

弼字輔嗣何劭爲其傳曰弼幼而察慧年十餘好老氏通辯能言父業爲尚書郎時裴徽爲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無所不足尋亦爲傅嘏所知于時何晏爲吏部尚書甚奇弼嘆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黃門侍郎累缺晏既用賈充裴秀朱整又議用弼時丁謐與晏爭衡致

是無字解

高邑王黎於曹爽爽用黎於是以弼補臺郎初除覲爽請間爽爲屛左右而弼與論道移時無所他及爽以此蚩之時爽專朝政黨與共相進用弼通儁不治名高尋黎無幾時病亡爽用王沈代黎弼遂不得在門下晏爲之歎恨弼在臺旣淺事功亦雅非所長益不留意焉淮南人劉陶善論從横爲當時所推每與弼語常屈弼弼天才卓出當其所得莫能奪也性和理樂游晏解音律善投壺其論道賦會文辭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頗以所長笑人故時爲士君子所疾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爲家然每服

弼之高致何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爲聖人拔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中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注易潁川人荀融難弼大衍義弼答其意白書以戲之曰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顏子之量孔父之所預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以爲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雖已定乎胸懷之內然而

隔踰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顏子可以無大過矣弼注老子爲之指略致有理統著道略論注易往往有高麗言太原王濟好談病老莊常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然弼爲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正始十年曹爽廢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無子絶嗣弼之卒也晉景王聞之嗟歎者累日其爲高識所惜如此

立言有關係

何蕃傳

韓愈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歲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群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説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爲禮部爲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具全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

生歸養于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爲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爲澤不爲川乎川者高澤

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蓄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退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澤於川澤淵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蓄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馮燕傳

沈亞之

馮燕者魏豪人父祖無聞名燕少以意氣任專爲擊毬鬬雞戲魏市有爭財鬬者燕聞之往搏殺不平遂沈匿田間官捕急遂亡滑益與滑軍中少年雞毬相得時相國賈公躭在滑能燕才留屬軍中他日出行里中見户傍婦人翳袖而望者色甚冶使人熟其意遂室焉其夫滑將張嬰者也嬰聞其故累毆妻妻黨皆怨望會嬰從其類飲燕伺得間復偃寢中拒寢户嬰還妻開户納嬰以裾蔽燕燕卑脊步就蔽轉匿户扇後而巾墮枕下與佩刀近嬰醉且瞑燕指巾令其

妻取妻取刀授燕燕熟視斷其妻頸遂持巾去明旦嬰起見妻毀死愕然欲出自白嬰隣以為妻嬰殺留縛之趣告妻黨皆來曰常嫉歐吾女適誣以過失今復賊殺之矣安得他殺事即其他殺而安得獨全耶共持嬰且百餘笞遂不能言官家收繫殺人罪莫有辨者强伏其辜司法官小吏持扑者數十人將嬰就市看者圍面千有餘人有一人排看者來呼曰無令不辜死者吾竊其妻而又殺之當繫我吏執有言人乃燕也司法官與俱見賈公盡以狀對賈公以狀聞請歸其印以贖燕死上義之下詔凡滑城死罪皆免

以亂始以義終

亞之曰余尚大言而又好敘義事其賓黨耳目之所聞見而為余道元和中外郎劉元鼎語予貞元年中有馮燕事得傳焉嗚呼淫惑之心有甚水火可不畏哉而燕殺不義白不辜真古豪矣

一筆亦潔

金同知沁南軍節度使事楊公傳　姚燧

金之季年、天兵滋張、庭臣專謀一力、惴惴以不卒保河外爲懼、捷河之北、綿地數千里、信敵牧蒐其中、不敢認寸尺爲己舊、時則有若滄海河間恒山遼陽易水平陽東莒晉陽上黨九公、集創殘餓羸之餘、收其蒐蒐、化悍爲桀、出而用之、或一二年、或四三年、七公竟無事効、相繼亡敗。恒山聲言入援、蹴踖不敢近京師、形淺擁衆自衛、獨上黨不首鼠謀去就、提孤軍闖府焉、氏根窟潞澤沁輝懷孟衛七州之心、終始北捍者十二年、最名純臣。戲下激義多節、炳聲跡著者、襄

垣銅鞮、襄垣懸府五百里，銅鞮、襄垣又百里，府控十餘壁，皆阻山爲守，獨襄垣居易地，受敵西北東三道之鋒。府議非得緜上招撫使顯守不可牢，即版顯移緜衆往。始顯部將有楊公者，與顯同里，用武略聞縣戰爭，求副往，連以勞得官，至是從守襄垣，籍其部衆纔一旅，合縣民得千人。敵嫌梗巳，未嘗涉旬月不一至。公開門延之，晝止其驅，夜斫其營，凡戰禦事朝暮夕集，不以勞顯，若此者五年。其後塹夷城穿如蠹室，石積其下者四望，各盡一射，人心轉一，不綫髮搖，敵以爲難，稍引不遏。會從顯從上黨公再復潞州，皆再

有勞詔進顯銀青榮祿大夫沁州節度使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公懷遠大將軍同知沁南軍節度使事時縣官調用特怯其待戰勞一賚以官地多入敵懷數告身無所上槩遥領故仍治襄垣公一日請顯日以今形勢襄垣今年趺明年保無馬武願分部曲百人立鞆鞮以緩兵衡顯允以便版公以前官行鞆鞮令公至治柵北磧處艱危中且朞年聲呼牒招山逋谷竄稍出集附敵悉衆攻公行夜至臨樓褫衣止宿其上中敵偵刺未殊猶張空拳搏數人以僨顯聞哭曰鎩吾翼矣明年顯死又明年上黨公釋師養安

京城一實公言公代人諱閏少孤鞠於姊之夫禹家即令榮祿顯也始顯以募兵戍郡遷戍潞改孟戰有勞調臨洮司銀臨洮尤深地戰又有勞遷招撫縣上取上黨節度公一從行死事之年生二十有九後如干年子仁風謂燧宜傳庶他日職館者得涉筆以承金史之漏云仁風歷懷邢洛三治中有善政

史母程氏傳　　袁桷

嗚呼余嘗得三卯錄讀之蜀禍之慘誠恐言也夫朱禩孫之死而復生也蜀民就死幸五十人爲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積其尸至莫疑不死復刺之禩孫尸積於下莫刺者偶不及尸血淋漓入禩孫口夜半始蘇匍匐入林薄匿他所後出蜀爲樞密使嘗袒示人未嘗不泣下賀靖權成却錄城中骸骨一百四十萬城外者不計嗚呼推是考叅可悲也蜀眉州史氏由唐吏部侍郎儼從僖宗幸蜀因家焉其先墓在青神將二十世宋世號名族其出蜀也今唯居湖州一房讀

語忠

賢嫗

其遺事益悲之史母程夫人蘇文忠公之母之族也夫人將携其家下峽江以橐金腰纏之兵暴至伏林莽與隣嫗謀曰輸金果可生吾兒無資不復能出蜀史宗誠無噍類矣縱得生旦夕兵復至亦決死均死死以全史兒誠不恨嫗見身死爲吾出腰中金告兒使速走須臾兵果執母謝以實亡金遂遇害翼日嫗語于鄰告史氏兒兒甫十三從草野得尸如其言瘞以歸且亟圖其象識曰史光母年五十有四嘉慶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申時死兵難兒遂東南來占籍湖州刻意自奮以右科爲淛東兵馬鈐轄鈐轄生子圭

文嘉定儒學教授嘉定生于台孫介喜孫台孫儒術通吏文復有子幾人而史氏鯀嘉熙至于今且四傳矣噫蜀鯀秦帝入中夏至于宋凡一千五百餘年文物大盛絕不知有兵革一旦掃削殆盡迄今百餘年遺墟敗棘郡縣降廢幾半可哀也已可哀也已贊曰婦人內德不出門房中歌變戰國而下俱下幸以著非得已也諱莫甚於死從容反復烈士猶難之况士女乎歐陽公傳斷臂婦人以愧馮道夫人以死傳宗承平世澤於是乎見作史者烏得廢諸

李節婦傳

揭傒斯

李節婦者姓馮氏名淑安字靜君大名人山東廉訪使時之孫湖州錄事汝弼之女山陰令東平李如忠之繼室也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數歲而卒繼室以馮氏生子任一歲而寡有遺腹子父沒兩月乃生名之曰伏計至東平李及蒙古之族相率至山陰盡取其貲及其子任以去馮乃賣釵釧質衣服權厝二喪于山陰蕺山下獨携二子廬於墓時年始二十二唯布衣蔬食羸形苦節躬織紝為女師以自給居二十餘年教二子皆成學遂遷二喪反葬汶上邑人王

身胡虜而石節義

毅以中書平章政事在告爲親臨其喪而銘其墓齊魯之人聞之莫不嗟咨歎息有爲泣下者李及蒙古之族皆大愧悔羞見焉母子馮視子任反出已子上中書叅知政事王士熈侍御史馬祖常禮部尚書孛朮魯翀翰林學士吳澂集賢學士袁桷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國子司業李端太常博士柳貫輩爲文章盛夸道之山東浙東羣有司交上其事于朝請褒異焉其子任伏事母極孝皆掾太府有廉直聲而好學不倦史氏曰李之初喪也其族及其妻之屬能扶其二喪携其母子返乎汝水之上而撫存之其爲貺

加焉乃不遠二千里而來直利其財也當時亦豈欲挾其數歲之子以去惡其無名耳以二族之人生長鄒魯之邦乃不如一寡婦人哀哉馮氏其亦早有家教乎

奇賞齋二十五卷終

奇賞齋廣文苑英華卷之二十六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祭文類

黃州準赦祭百神文　杜牧

會昌二年歲次壬戌夏四月乙丑朔二十二日丁亥皇帝御宣政殿百辟卿士稽首再拜敢上仁聖文武至神大孝尊號于皇帝受册禮畢廻御丹鳳樓因大赦天下咸告天下刺史宜祭境內神祇有益於人者可抽常所上賦以備供具牧爲刺史實守黃州夏六月甲子朔十八日辛巳伏準赦書得祭諸神因爲文

稱讚皇帝功德用饗神云皇帝嗣帝天餘天付前壬中年造統天業慈仁寬恩聖明文武或曰誅殛曰我父母譬如嬰兒豈不可怒或曰畋游苑大林澱嗜哆跳突千毛萬羽豹裂鵰擒其樂無伍皇帝曰不匪我不知言豈假汝未撫四夷未考百度天地宗廟未陳簋簠如寐如寤如痒未愈斥退狗馬未可以御或曰飲酒順氣貌神與酋樂工習自祖父瑶簪繡裙千萬侍女酬以觥斝助之歌舞富貴四海不樂何若皇帝曰不如聞四海蝗蔽田畝或曰亢旱或曰淫雨稱老孤寡未盡得所聞一有是首不能舉乃拔畯良乃登

耇老夕思朝議依規約矩詳刑定法深刻不取標揭
箕制酌之中古遠師太宗近法憲祖怵慄思惟不治
是懼四國既平六職攸序黍稷稻粱嘔啞俯僂父父
子子供養撫乳萬里齊偕實皇帝力緊賑而食罔知
其故皇帝乃曰予見郊廟嚴法物旓旗旐五帝坐壇
百神位坫嵬嶷肹蠁捧爵是醮海外天内戎狄蠻夷
奇服異貌伏于除外觀喜吽噪廻御丹鳳大赦四海
改元會昌減諭有罪紹功嗣德披剔幽昧寒暑合節
風輕雨碎穀溫陳困畜繁腯大東南西北根岸壇紀
無有頓悴不識灾害三事大夫邦伯諸侯曰皇帝德

古不能俾謳歌謠詠安得可稱百工庶人亦有聚謀
拜章口呼願上大號神聽天聞欲揚皇帝之休帝曰
無功不可虛受懇請不已出涕叩頭皇帝不能止曰
予慙羞曰因大赦惟新九州不窮不詐不饑不偷有
窮有饑。實吏之尤予實天吏許之省條約束教誡纖
悉丁寧品類細俾各當源流皇帝曰俞服膺耳目誠
爾竭力寒暑風雨宜神是酬匪神之力其誰能謀凡
爾守土各報爾望剥烹羹胾無愛羊牛天下聞命奔
走承事牧實遭遇亦忝刺史齋齋惕慄臨谷將墜視
牲濯爵不委下吏齎差具潔用有不備衣冠待曉坐

以假寐步及神字躋足屏氣神實在前敬恭跪起詩不云乎皇天上帝伊誰云憎天憎罪人天可指視止殃其身豈可傍纖刺史有罪可病可死其身未塞可及妻子無作水旱以及閭里皇帝仁聖神祗聰明唱和符同相爲表裏黃治雖遠黃俗雖鄙皇帝視之遠近一致洋洋在上實提人紀無負皇帝自作羞愧月維季夏日維辛巳實神降止神如有言我答皇帝寒暑風雨其期必至痿癘水旱永永止弭爾爲官人勉爲爾治牧敬再拜汗流霑地

祭海文　　陳子昂

萬歲通天二年月日清邊道軍海運度支大使虞部郎中王玄珪敢以牲酒沉浮海王之神神之聽之我國家昭列象胥惠養戎貊百蠻率職萬方攸同鮮卑狂猖忘道悖亂人棄不保王師用征故有虔遼諸軍横海諸將天子命我巖糧景從今旌甲雲屯樓舡霧集且欲浮碣石淩方壺襲朔裔即幽都而溟漲無倪雲濤泂涌孤山遶島澒洞天波惟爾肅恭祀典導鷁首屏鯨魚呵風伯遏天吳使蒼兕不驚皇郎允濟穰慝剿霍安人定災蒼蒼群生非神孰賴無昏汨亂流

[illegible]作神羞急急如律令

祭馬當山二水府文　呂晦

惟神道靈水府雄據長江濟物利人載在祀典然風波重阻帆檣交會物貨貿遷者商人之[illegible]也又如員官販墨侵漁下民重裝以還者貪利之吏也是皆行險徼幸日進千里而不知其徑者利溺於中豈計于險易一有傾覆固其宜矣至若艫尾相啣率鍾致石遠奉公上固有期會豈得已者又況忠臣義士忘軀報國一言忤時謫斥萬里雖葬於魚腹未猒仇人之欲與夫狥禍誠異趣爾意天地設險阻舟檝濟不通皆有所謂神據險阻受國封爵濟物利人福善禍淫

為河伯導師

乃其職爾今狂蛟肆怒乘風簸浪恣其覆沒阽危若是果威靈不能制耶彼安濟者皆其幸耶[redacted]六年中再得罪沿泝上下者四移麾晉陽舟次于是適值風濤幾爲淪溺三日未霽故具牢醴禱訴所誠神其監

禜土龍文　　獨孤及

陽驕陰伏女魃作孽孟夏不雨至于是月后土將乾百穀恐竭天道下濟龍德正中宜其甘雨亦祥其風日歲與時俾和而豐胡屯其膏物乃殄瘁民用艱食神將乏祀豈天不仁豈龍不智盡正直以是輔憫雲漢于下土詔列缺使舉火命商羊以鼓舞隃兮爲雲霈兮爲雨滲我王土而毛之取我黍稷而膏之俾爾稼如茨俾爾穗如坻實藏爲盛爲粢無貽龍羞俾神我欺尚饗

龍既無知
亦何求

祭龍文　　白居易

維長慶三年歲次癸卯八月癸未朔二日甲申朝議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杭州刺史上桂國白居易率寮吏薦香火拜告于北方黑龍惟龍其色玄其位坎其神壬癸與水通靈昨者歷禱四方寂然無應今故虔誠潔意改命於黑龍龍無水欲何依神無靈將恐歇澤能救物我實有望于龍物不自神龍豈無求于我若三日之內一雨滂沱是龍之靈亦人之幸禮無不報神其聽之急急如律令

祭城隍神祈雨文二首

杜牧

下土之人天實有之五穀豐實寒暑合節天實生之也苗方甲而水涸之苗甫秀而旱莠之饑則必死天實殺之也天實有人生之孰敢言天之仁殺之孰敢言天之不仁刺史吏也三歲一交如彼管庫敢有其寶玉如彼傳舍敢治其居屋東海孝順吏冤殺之天實究之殺吏可也東海之人於歸何辜而三年旱之刺史性愚治或不至癘其身可也絕其命可也吉福殃惡止當其身胡為降旱毒彼百姓謹書成懇本之于天神能格天為我申聞

太白訣

刺史盡職分也神得[redacted]矣

二

牧爲刺史凡十六日未嘗爲吏不知吏道黄境隣蔡治出武夫近五十年令行一切後有文吏未盡削成伏臘節敘牲醪雜湏吏僅百輩公取于民里胥因緣侵竊十倍簡科民貲半於公租刺史知之悉皆除去鄉正村長強爲之名豪者尸之得縱強取三萬户中多五百人刺史知之亦悉除去置絲之租兩耗其二銖租穀之賦斗耗其一升刺史知之亦悉除去吏須者笞而出之吏良者勉而進之民物吏錢交手爲市小大之獄面盡其詞棄於市者必守定令人口非多

風俗不雜刺史年少事得躬親疽抉其根矣莠去其
莠矣不侵不蠹生活自如公庭晝日不聞人聲刺史
雖愚可曰無過力短不及恕亦可也殺亦可也稺老
孤寡指苗燃咼將穗秀矣恐令萎死以絕民命古先
聖哲一皆稱天舉動行止如天在旁以爲天道仁則
福之惡即殺之孤窮即憐之無過即遂之今旱巳久
恐無秋成謹具刺史之所爲下人之將絕幷告于神
神其如何

是

祈雨祭漢景帝文

歐陽脩

縣有州帖祈雨諸祠縣令至愚以謂雨澤頗時民不至於不足不敢以煩神之視聽癸丑出于近郊見民稼之苗者荒在草間問之曰待雨而後耘耔又行見老父曰此月無雨歲將不成然後乃知前所謂雨澤頗時者徒見於城郭之近而縣境數百里山陂田畝之間蓋未及也脩以有罪爲令於此宜勤民事神以塞其責令既治民獄訟之不用又不求民之所急至去縣十餘里外凡民之事皆不能知頑然慢于事神此脩爲罪又甚于所以來爲令之罪惟神爲漢明帝

生能惠澤其民布義行剛威靈之名照臨後世而尤
佑于此土之人神其降休以荅此土之民之信

和平

祭城隍神文

歐陽脩

雨之害物多矣而城者神之所職不敢及他請言城役用民之力六萬九千工食民米一千五百石衆力方作雨則止之城功既成雨又壞之敢問雨者於神誰尸吏能知人不能知雨惟神有靈可與雨語吏竭其力神祐以靈各供其職無媿斯民

祈雨祭漢高皇帝文　　歐陽脩

吏有常職來官于滁者不三四歲而易也神食于此無窮已也神與吏於滁人孰親且久孰宜愛其人之深也滁人敢慢神而犯威靈也其畏信勤事于神也吏於凡小事猶皆動有法令約束違則有罰孰若神之變化不測而能與民轉災爲福也吏朝夕拜禱彌旬越月而無所感動神之召呼風雲開闔陰陽而役使鬼物頃刻之間也今民田待雨急矣吏知人力不能爲猶竭其力而不得已況神之易爲也況滁人畏信勤事之久而親神宜愛之而又有可以轉災爲福

變化不測之能也吏誰敢與神較而脩輒以此爲說
者蓋哀民之急辭也其政不善而召災旱又以爲說
神宜降殃于脩而賜民以雨使賞罰並行而兩得也
民之幸也脩之願也

大文字

告峨山龍湫文

劉因

嗚呼一邦之望有峨惟山山之精深聚而淵泉山川惟形有神棲之雲雷雨露神實司之今是邦之凶旱極矣豈神之靈坐視而不恤哉蓋雨暘之數出于天非神之所得專也雨暘之咎由于人非神之所得而釋也是以使神函蓄靈潤雖欲發之而不得也雖然山川之神受命于天而主佑下民者也今欲佑之而不得矣則當為之請命于天昭昭在上安有不從由是言之神雖欲無責烏得而無責也且小民至愚窮且極矣而無所歸誠則惟淫昏之鬼是求夫淫昏之

此折甚奇

鬼乃神之所當屏黜而下民之衷亦神之所當誘相也今氣運已窮矣窮則必通或天降之雨則小民必歸功於淫昏之鬼而惑信愈篤孰能禁之今是邦之大夫致禱于神則是禱其所當禱矣既禱其所當禱而當禱之神能隨其禱而應之以雨使既是而又周浹焉庶小民之愚知天地之間自有名山大川之正神實能闔闢陰陽而神妙造化而境內吏民之所當敬修其壇壝潔其牲幣而事之而向之所謂淫昏之鬼者眞不足信矣如是則人情世教或目此而變之則鬼神之惠又不但一雨而已矣如其不然則是雲

雷之澤神其不可司之旱乾之虐神實不恤之天命。之職可怠而曠之惑邪之侅可助而成之又何望焉又何望焉敢告

祭木瓜神文

杜　牧

維會昌六年歲次丙寅某月日某官某敬告于木瓜山之神惟神聰明格天能降雲雨郡有災旱必能救之前後刺史祈無不應去歲七月苗將萎死禱神之際甘雨隨至槁然凶歲化爲豐年仰神之靈感神之德顧新祠宇以崇祭祀今易卑隘以爲華敞正位南面廟貌嚴整風雷雲雨師伯必備侍衛旗戟羅列森然惟神繫雲在襟貯雨在缶視人如子渴即與之不容鹵莽不降疾疫千萬年間使池之人敬仰不怠伏惟尚饗

祭左丘明文

黃 瑜

噫嘻嗚呼天地何私鍾才特殊胷羅萬象器函八隅堯形舜骨禹步湯趨巍巍左丘千古德孤周孱魯恗玉石混淆何王何侯何主何奴鬼哭朝陽狐巢國都丁艱憤辰閉目涕裾捉筆磨鉛申杼踟躕伸尾經之神居緯諸百王千法雹[illegible]霞鋪浮忠暴孝寬姦礫諛弗官而賞弗斧而誅雲龍譎詭麟鳳怡愉星紀二十鑠如爍如後俗流醉履捷逐途跬步咫尺荊棘扶疎彌爽公穀不式不謨侵官盜位妃禁雁羣猜白為赤驚聾駭愚太陽無色殘燈有餘惟聖作古降聖梟區

四子于是折言厚誣仲舒劉向習異牽拘病在膏髓徒信皮膚有漢後葉方漏本書子俊元凱怒氣虹舒赤地申力橫流展圖大年倏臻平原閑虞凛然千祀清風襲予時移事遠迷終反初陸淳啖趙信吠空虛黃蘆成習夸紫亂朱方孩鄭躅作氣趺跦骨幹葱弱吻齦乳濡張唇哆齒哃嗜喋嚅狂聖姝腐齊鑣並驅蜩口蟬腹性稟只且張皇受納毫芒碎銖孰先而師孰後而徒更唱迭和蠅喧蠓吁噫嘻嗚呼有梟者子食毋含腴有梟之士爲儒賊儒古人有法碪爾之軀少宰司寇木偶屍狙折斂尺鐵土餓皆除旁徨觀者

血迸精枯歲次庚寅假道曹墟秀領參天苦霧冥紆
篟篠碧刻盻蠁冥符驚醒感嗟肅齋造祠酹水投文
噫嘻嗚呼

祭全義縣伏波廟文

李商隱

年月日觀察處置使兼御史中丞鄭某謹遣全義縣令韋必復以酒牢之奠昭賽于漢伏波將軍新息侯馬公越城舊疆漢將遺廟一泒湘水萬重楚山比顏川袁氏之臺悲同異日方汝水周公之渡感極當時嗚呼昔也投隙建功因時立志隗將軍坐談西北棄去無歸恐指松自降王𡣕雖來不起以若畫之眉宇開聚米之山川扶風里中詎守錢而爲虜德陽殿下寧相馬以推工悵望關西超馳隴首事媿冠帶誠姪書戚龍伯高之故人其言有所公孫述之刺客相待

何輕鳶跕啓行蠻溪請往銅留鑄柱華誓裹尸男兒已立邊功壯士猶羞病死離湘之滸祠宇依然豈獨文宣之陵不生荊草更若武侯之壠仍有淩松向我來思停車展敬一樽有典五馬忘歸及申望歲之祈又辱有秋之澤雲興柱礎電繞墻藩何煩王女之投壺方聞天笑不待樊人之取箭已見風廻敢忘黍稷之馨用報京坻之賜屬以時非行縣不獲躬詣靈[illegible]詞託煙波意傳天壤既剏三時之澤無論千載之交勿負至誠以孫玄契

弔萇弘文辭　　柳宗元

有周之羸兮邦國異圖臣乘君則兮王易爲侯威強逆制兮孌命輔幽殄蟲膠密兮肝膽爲仇姦權蒙貨兮忠勇以劉伊肭云作兮大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潰溢兮横軀以抑嵩高坼陊兮舉手排直壓溺之不慮兮堅剛以爲式知死不可撓兮明章人極夫何大夫之炳烈兮王不寤夫讒賊卒施快于懍狡兮恒就制乎強國松柏之劉兮茶葦欣植盜驪折足兮罷駑抗臆鷙鳥之高翔兮孽狐惴而不食竊畏忌以群朋兮夫孰病百而伸一挺寡以校衆兮古聖人之所難

矧援龕以戚慠兮茲固蹈殆而遑安殺身之匪予戚
兮閔宗周之不完豈戌城以夸功兮哀清廟之將殘
嫉虓子之肆誕兮彌皇覽以爲謾姑舍道以從世兮
焉用夫考古而登賢指白日而致憤兮卒頹幽而不
列版上帝而飛精兮騑寥廓而殄絕揭馮雲以紅蜺
兮[redacted]冥冥以鬱結欲登山以號辭兮愈洋洋以超忽
心沍涸其不化兮形凝冰而自慄圖始而慮末兮非
大夫之操陷璣奓厄兮固衰世之道知不可而愈進
兮誓不偷以自好陳誠以定命兮俾貞臣以與爲友
比干之以仁類兮緬遼絕以不群伯夷殉絜以莫怨

兮孰克執其遺塵苟誠端之內虧兮雖耆老其誰珍。
古固有一死兮賢者樂得其所大夫死終兮君子所
與嗚呼哀哉敬弔忠甫

豐可

吊孟嘗君文

潘岳

人罔貴賤士無貞僞入國如歸望賓若金出握秦機入專齊政右聘而龐彊左顧而田兢且以造化爲水天地爲舟樂則齊喜哀則同憂豈區區之國而大邦是謀瑣瑣之身而名利是求長首長尾東奔西囚志撓于木偶命懸于狐裘

祭周相公文

杜牧

維大和五年歲次辛未七月辛未朔八日戊寅故吏朝議郎持節湖州諸軍事守湖州刺史杜牧謹遣押衙司馬素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故相國僕射贈司徒周公之靈伏惟相公之道徧於天下至如牧者受恩最深爰自稚齒即蒙顧許及在官途援挈益至會昌之政柄者爲誰念恐陰汗多逐良善牧實忝幸亦在讁中黄岡大澤葭葦之塲繼來池陽棲在孤島僻左五歲遭遇聖明收拾冤沉誅竄罪惡牧於此際更遷桐廬東下京江南走千里屈曲越嶂如入洞

穴驚濤觸舟幾至傾沒萬山環合纔千餘家夜有哭鳥晝有毒霧病無與醫饑不兼食抑暗偪塞行少臥多逐者紛紛歸軫相接惟牧遠棄其道益艱相公憐憫極力掀援爰及作相首取西歸援之名曹帖以重職虢國太子絳市謀人死而復生未足為踰旌旆西去拜於都門賢士大夫無不攀惜皆曰相公事君盡忠保道輕位大張公室盡閉私門彼由徑者踧倚不進天下賢彥明知所趣重德壯年衆期再入牧牧吳興纔奉手示但思休退不言疾恙訃音忽至慟哭問天嗚呼蒼生未濟而喪吾相吾為蒼生慟豈獨私恩

想像音容思惟恩紀期於令嗣可以効爽吳洛相遠
逾於三千無因拜柩見歸九泉哭送使者致誠奠筵
伏惟尚饗

奠相國令狐公文

李商隱

戊午歲丁未朔乙亥晦弟子玉谿李商隱叩頭哭奠故相國贈司空彭陽公嗚呼昔夢飛塵從公車輪令夢山阿送公哀歌古有從死今無奈何天平之年大刀長戟將軍樽旁一人衣白十年忽然蜩宣甲化人譽公憐人譖公罵公高如天愚卑如地脫蟺如蛇如氣之易愚調京下公病梁山絕崖飛梁山行一千草奏天子鐫辭墓門臨絕丁寧託爾而存公此去耶禁不時歸鳳棲原上新舊衮衣有泉者路有夜者臺昔之去[illegible]其在哉聖有夫子廉有伯夷浮黿沉龜公

其與之故山巍巍。玉谿在中。送公而歸。一世蒿蓬。嗚

呼

祭長安楊郎中文

呂溫

年月日謹以云云之奠祭於宗尹郎中之靈昔莊南華之言物故則曰若巨室之偃歸人陶眞白之語玄機則曰雖顧仙不如才鬼邈矣高論儞然深旨有感斯文屬在之子黃河九曲泰華三峯陽亭之右陰晉之東決漭佳氣肹蠁孤風生民之秀惟子之宗旣擢四知亦畏三惑昔佐赤符實毗皇極廼蕩王道昭宣帝則丹青不朽琬琰是刻狀日具東倅辰在比子之伯仲不忝前人粉飾賢路抑揚薦紳雲間日下國華席珍排龍掩陸突鶴摧荀卓爾風標朗然流品姸若

春輝烈如冬凜燕石知媿齊竽自審咸指路以光銷
盡登門而聲寢難售者價重難卯若聲濤披沙揀金
由是不媿烏散花落于今有情劉儒十行孫弘三道
直路猶絃蠹政如掃筆海驚波詞園鞠草文場不寫
於中心册苑空留於秘寶晉千里國漢第一功建幢
油碧啓幕蓮紅賓高王擇韻合人同固不能加減陳
掾亦可以喜怒桓公衣蕭含香省蘭臺栢赤管朝操
青縑夜襲佐計相則生聚有經贊一官而孤終叶籍
於惟荔蒲言念金昆毀冠裂帶雪泣星奔宅裏之荆
枝半謝嶺頭之梅萼空繁陟岡望兄詩客之情何極

歸縣見婦騷入之恨猶存乃擢戎曹遂荒京令將換
清切以扶明聖不知者壽難言者命未謁李良之醫
巳華曾參之病嗚呼平生世路繾綣交期孫金盧米
百賦千詩桂林崑嶠一片一枝終以浮沉因兼險夷
對阜壤之摧落成老大之傷悲尚冀他年或陶朱夜
酒筵琴席燈闌月榭俱開愁別之襟並息分岐之觴
短景未果良辰不借竟鬱結於深衷倏淹淪於大化
況南康爾榻早降清光會稽繼組昨辱餘芳情分逾
極銜哀更長三十年之間難追往事五十里之外正
假殊鄉地闊山深川寒樹古杳杳玄夜荒荒宿莽生

金怨石埋玉恨土寄奠緘詞呼風涕雨噫戲噫戲宗
尹之黿來否

祭孔中丞文

石介

昔公爲諫議大夫知兖州臣僚有以詩千篇獻上者執政若即請進爲龍圖閣直學士上曰千首詩豈若孔某一言即日拜公龍圖閣直學士公再爲中丞風格益峻及公没劉平戰歿於陣讒賊害忠良誣奏平非戰屈乃叛耳天子怒將夷平家平家背靡就闕寃號道途逢騶唱中丞來乎家將叩中丞馬言其事兩徹賣販兒以數千嘆曰徒往訴耳是非孔中丞若乎家慟哭而止噫至尊極者君至愚暗者民尊極則不信愚暗則難開非公至忠豈能動尊極耶非公至誠

豈能感愚暗耶、動乎尊極感乎愚暗公之道格于上下矣嗚呼公之生也君稱之公之歿也人感之公之道全於歿生也夫道格于上下爲著、全于歿生爲難、舉是二節公之道充于天地之間矣大冬殘臘風號雲咽節物慘淡心肝摧折爐烟氤氳樽酒冷烈享誠、不享味、公來降茲

為李兵曹祭兄濠州刺史文　　李商隱

年月日伏惟靈天枝挺秀帝系傳芳材高杞梓價重圭璋蘭芷斯茂先以馨香于鎮將爪不挫鋒鋩始備千牛俄仕諸衛逸意方超絕足循繫爰佐群僚亦掾神京邑惟二宅曹實五兵地峻流急官閑政清嵩少曉霽伊洛秋明倡能吟之謝客作賦之賈生遂擢堯廚仍調湯膳位列大朝名參內殿朱紱輝華銀龜舊粲漢有宗正委之親賢肅彼惟月人寧我先外夷求騁天子憂邊皇華始賦紫綬俄懸雄其出塞之任假以中臺之權不拜無慙於蘇武去節寧類於王焉

銜鬚誓炎嚙雪護全帝杖使者吾無媿旃既還中華止同屬國蒼蠅難備員錦方織好丹非素點白為黑曹時不知非予有惑旣先忌於絳灌遂不容於欒郤竟陵山水鍾離控扼名貴隼旟時瞻熊軾人以功遷吾由謗得其明若神其惠如春先除黠吏且活疲民汙萊盡闢邑室重新草祥木瑞獸去烏馴方俟徵還俄嬰美疢積微而極侯竟晚達命而徐公待盡恍恍空驚遲遲未信誰知泉路之高低孰測夜來之遠近汞惟良配亦實女師庶姜猶效君子是宜異室無怨同穴有期河魴著詠鮫日裁詩嗚呼哀哉龜筮叶從

日時斯十將去芳郊言辭華屋草樹縈帶川源迴複
白髮孤弟臨棺慟哭失慈撫於終身宛聲容之在目
心摧則氷炭交集血下而絰縻相續萬古永訣百身
何贖酒滿未御殽乾未臨已矣伯氏來慰哀心

祭楊判官八弟文　唐次

維年日月姨兄開州刺史唐某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楊判官八弟之靈平生懿密重以嘉姻四海之內惟君一人發自總角逮于知命遨遊讌寢一歌一詠周流俯仰得君輝映野寺孤亭松門竹徑接襟援手和神善性霜鶴唳天玉音在聽空室閑齋枯棊爛柯目非偉生受勝相磨坐隱終日負進亦多歷歷笑言其情若何歡事勝遊皆隨逝波事均榮感心寘貴賤骨肉爲交肝膽相見嗚呼哀哉婉子幼妹爰居爾室既結其禰載和琴瑟何年齡之脆促乃貞美之先

失悼手足之零落又吾人之凋殘以君之才以君之
藝合蹈豐福合[redacted]上第行與命違道將時背遏此仁
厚天胡不惠博雅襄君鎮此南土大昭携髦鵷鴻作
侶曾未累月中茲炎毒百藥無驗頹齡愈促悵悵旅
魂淵淵綶目目雖瞑而有恨魂强招而可復加有傷
怛況惟我親涕淚横隨遍乎衣巾想容色兮如在覧
毫翰兮猶新嗚呼哀哉神理昭然幽途可覿悲心自
櫕痛淚血瀝何疇日之歡愜變今辰之空閴歸奠猶
緩侯君冡嫡魂兮歸來安此幽宅嗚呼哀哉尚饗

祭裴氏姨文

李商隱

嗚呼哀哉靈有行於元和之年返塋于會昌之歲光陰迭代三十餘秋得不以既塋闕朝見之儀伏卜舉歸宗之禮不幸不祐天實爲之推心泣血孰知所訴恭惟先德實紹玄風良時不來百里爲政愛女二九思託賢豪誰爲行媒來薦之于雖琴瑟而著詠終天壤以興悲謂之何哉繼以沉恙禱祠無冀奄忽凋逝時先君子以交辟員來南藩卜轄接舊陰於桃李寄髮殯之松楸此際兄弟尚皆乳抱空驚啼於不見未識會於沉冤瀰水東西半紀漂泊某年方就傳家難

旋臻躬奉板輿以引丹旐四海無可歸之地九族無可倚之親既祔故丘便同逝駭生人窮困聞見無所及衣裳外除吉甘是急乃占數東甸傭書販舂日就月將漸立門構清白之訓幸無辱焉既登太常之第復忝天官之選免跡縣政刊書祕丘榮養之志纔通啓動之期有漸而天神降罰艱棘再丁弱弟幼妹未笄未冠世緒猶闕家徒屢空載惟家長之寄偷存晷刻之命號天叫地五內崩摧然亦以靈寓殯獲嚮經三紀歸祔之禮闕然未修是冀苟全得終前服屬劉辟叛換逼近懷城懼罹焚發之災永抱幽明之累

遂以前月初吉攝緦告靈號歩東郊訪諸耆舊㧞魂
何託旅櫬奚依垂輿欲墮之悲幾有將平之恨斷手
解體何痛如之灑血荒墟飛走同感伏深朝夕二奠
不敢久離遂遣義叟一人主張啓奉抱頭拊背戒以
信誠附身附棺庶無遺憾壇山榮木實惟我家靈其
永歸無或棲寓嗚呼哀哉靈沉綿之際殂背之時綦
初解扶床猶能記面長成之後豈忘遷移頃者以先
姚年高兼之多恙每欲諮畫即動作咸滯泣旣繁寢
膳稍減雖云通禮亦所難言荏苒于斯非敢怠忽今
則南望顯考東望嚴君伯姨在前猶女在後克當寓

殯歸养幽都雖殁者之兆宅永安而存者之追攀莫及又以十二房舊城風水爲災胡子彭兒藐然孤小雖古無修墓著在典經而忘禮約情亦許通變今則已於左坎別卜鄰原重具棺衾再立封樹通年難遇周月與辰兼小姪寄兒亦來自濟邑駛魂雅魄依託尊靈遠想先域之旁纍纍相望重溝疊陌萬古千秋臨穴既乖飲痛何極唯安陽阻妣未祔仍世遺憂昨本卜孟春便謀啓合會雍店東下逼近行營烽火朝燃鼓鼙夜動雖徒步舉櫬古有其人用之於今或爲簡率潞寇朝殄則此禮夕行首夏已來亦有通吉儻

天鑒孤藐俾聽至誠獲以生玆免貽遺詬即五服之
內更無流寓之魂一門之中悉共歸全之地今支親
饋遺朝暮饘餬收合盈餘節省費耗所望克終遺事
豈敢溫飽微生苟言斯不誠亦神明誅責老舊僕使
纔餘兩人靈之組繡餘工翰墨遺跡並收藏篋笥用
寄哀傷嗚呼哀哉葬天當年骨還舊土箕箒尋移於
繼室兄弟空哭於歸魂終天銜冤心骨分裂胞胎氣
類寧有舊新呌號不聞精靈何去寓詞寄奠血滴緘
封靈其歸來省此哀殞傷痛蒼天苦孤蒼天伏惟尚
饗

仲雍哀辭　曹植

曹喈字仲雍魏太子之中子也三月而生五月而亡昔后稷之在寒冰鬬穀之在楚澤咸依烏憑虎而無風塵之災今之玄綈文茵無寒冰之慘羅幃綺帳暖於翔鳥之翼幽房閉宇密於雲夢之野慈母良保仁乎烏虎之情卒不能延期於暮載雖六旬而夭啜彼孤蘭之眇眇亮成幹其畢榮哀綿綿於弱子早背世而潛形且四孟之未周將願之乎一齡陰雲回於素蓋悲風動其扶輪臨埏闥以歔欷淚流射而雹落巾

雅練

哀吾丘子文

李覯

古之道窮者接輿則歌吾丘子則哭哭者年志俱謝怨不容於歌歌者聲跡可晦不欲取當世之譏也然吾丘子古之窮人也衰莫至焉仲尼方適於管丘遇於塗衰無裙冠無縷不言於人人亦不自言吐梗茹酸號於莽蒼之間滂交於顛隨而成淵聲薄於巍巍一嘶一連烏爲之相鳴雲爲之不能爲飛負者息游者感仲尼亦停蓋爲之心惻顧門人之辨者往訊而唁之吾丘子揮滂而言之曰太古之先有不宰者聚五行之秀氣以爲人鏤五行之大端以爲心人者以

謂靈於萬物者也其生必有依心者所謂履於百行者也其立必有從生必有依者親立必有從者君君親之間必有交游非其親孝無所宣非其君忠無所稱非有交游不能成其身三者人皆遂之則舜曾參衛史魚齊管仲夷吾皆其遂者也予獨負之夫身年復衰是故哭而衰然衰之中有三殺焉始者至於四方希有一朝之榮以爲父母昆弟之懽遊罷乃還而父母之墳已乾今思而哭之與不養之子同中事諸侯之朝君無德而兵侵今思而哭之與亡國之臣同復忠孝之間不聞天下之臣子予耻而交今思而哭

之與言無所信同夫忠本孝而生信載義而行三者旣虧於生非生行何行也汨然自沉與波而東流不窮至今凄風言於黔婁栁下惠必爲之感激言於伯陽醬缺必謂之不通觀所以作銘吾丘子之文務㝡人之中庸

哭尹舍人詞 并序

富弼

亡友河南尹洙字師魯嘗爲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渭州乙酉歲謫官漢東未幾稍遷于均疾且革訪醫南陽以託范公醫不効遂没焉時予官汶上又東徙乎盧距其没所逺甚歎師魯之不得見復不得撫其櫬一祭其神因追思其平生所可列恨未有以卒其志爲辭而哭之嗚呼人皆貴君實悴焉人皆富君實窶焉人皆老君實夭焉吾知君爲深是三者舉非君之志不吾爲哭哭必義始君作文世重淫麗諸家然殊大道破碎漫漶費詞不立根柢號類嘯朋爭相教

悲上翔公卿下與書制君于厥時了不爲意獨倡古道以救其敝時俊化之識文之詣今則亡矣使斯文不能救其源而極其致吾是以哭之始君爲學遺世乖離掠取章句屬爲文詞經有仁義曾非所治史有褒貶亦弗以恩君顧而歎嫉時之爲鉤抉六籍潛心以稽上下百世指掌而窺功不苟進習無匪懿今則亡矣使所學不能信于人而用于時吾是以哭之惟文與學二事既隆充用而衷豐于時窮純深蘊積資而爲德行乎已而已必裕形乎家而家必克今則亡矣使賢者之行不能移人心而化大國吾是以哭之

積德既成道隨而生謀罔不究動必有經列于庭則以蹇諤見黜于邊則以威懷取寧才望既出讒嫉以興酷罰嗣降慍色不形今則亡矣使君子之道不能被天下而致太平吾是以哭之嗚呼師魯君生于時實惟恢奇鍾此具美謂必有光大以奮康濟是期胡旣厚其禀而反遠其萎凡粵中蘊百亡一施豈茫茫下土天亦有所不知耶將冥冥上穹人固非其所司耶何惡不必釁而善不必禔忠良而夭險狠而耆淆參錯類倒乖睽夭其或者世不欲常泰人不欲常熙吾疑夫激者之論差不得而信之第於師魯哭無

已而一哭而慟再哭而咽三哭而氣離四哭而腸絕蘇而復哭哭又不足聊以寫吾之哭聲而寓于辭庶不泯沒於陵谷

哀穆先生文 并序

蘇舜欽

嗚呼穆伯長以明道元年夏客歿於淮西道中友人蘇叔才子美作詩悼之遣人馳弔之痛夫道不光予又次其一二行以鑑于世爲文哀之先生字伯長名修幼嗜書不事章句必求道之本原皆記士徒無意處熟習評論之性剛介喜於背俗不肯下與庸人小合願交者多固拒之議事堅明上下合古皆可錄然好詆卿駕斥言時病謹細後生畏聞之又獨爲古文其語深峭宏大羞爲禮部格詩賦咸平中舉進士得出身調泰州司法參軍牧守稱其才貳郡者惡之又

嘗以言忤貳郡者守病告貳者私黠吏使誣告先生賂具獄聚左證後召先生使衆參考之由是貶池州中道竄詣闕下叩登聞鼓稱冤會貳郡者亦復受譴於朝後累恩得爲蔡州參軍先生自廢來讀書益勤爲文章益根柢於道然耻以文干有位以故困甚張文節守亳亳之士豪者作佛廟文節使以騎召先生作記記成竟不竄士名士以白金五斤遺之曰在先生之文願以此爲壽又使周旋者巨士所以遺者乞載名于不圖不朽耳既而亟召士讓之投金庭下遂假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嘗語之曰寧區區糊口爲

珍重文字甚有耻一端

旅人。不爲匪人辱吾文也。天聖末丞相有欲罝爲學官者耻詰謁之竟不得嘗客京師南河邸中往往醉暮歸遇地如不省持者夜半邸人猶聞其吟誦喟嘆聲因隙窺之則張燈危坐苦嚬執卷亦出瞬用是貸其資毋喪徙跣自負襯成壟日誦孝經喪記未嘗覩佛書飯浮屠氏也。識者哀憐之或厚遺則必爲盜取去不然且病或妻子卒後得柳子厚文刻貨之售者甚少踰年積得百緡一子輙死將還淮西遇病氣結塞胷中不下遂卒噫吁天之厭文久矣先生意以黜廢窮苦終其身顧其道宜不容於今世然由賦數琦

隻常羅兵賊惡少輩所辱困其節行至死不變有孤懦且幼遺文散墜不收伯長之道竟已矣乎初先生死梁堅自解以書走上黨遺予欲訪其文俾予集序之去年赴舉京師歷問人終不復得一篇惟有任中丞尚書家廟碑靜壽亭記[illegible]生墓志蔡州塔記皆平昔所爲文不足成卷今舅氏守蔡近以書使存其家且求所著文字未至間作文哀之道不勝於命命不會於時吁嗟先生克胡爲

祭雜擴文　　任孝恭

惟爾冥然徂代求圓石而無名邈矣遐年討方磚而不記封樹漂殄誰別羽商之家墳壟傾迴終迷庚癸之向近創此伽藍寔須泥丸命彼碩人置茲屯邑不謂綸繩所用遂毀牛亭之基鍬鍤所侵爰傷馬鬣之勢重使翠幕臨風佳城見日昔靈沼枯骨周王改以衣冠廣武橫尸漢主加其轊櫝輒勒彼山虞覆穨隍於舊趾命茲匠者修反壤於故林還蟻結之文依似坊之勢幸得室陽大道無變無移京兆長阡勿迴勿徙廢幽魂遊止踐昔徑而不疑塗車往還瞻舊轍而

猶在。

雅藻芬芳

宋孝武宣貴妃誄 并序　　謝希逸

惟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宣貴妃薨律谷罷煖龍鄉輟曉照車去魏聯城辭趙皇帝痛掖殿之旣閟悼泉途之已宫巡步檐而臨蕙路集重陽而望椒風嗚呼哀哉天寵方隆王姬下姻肅雍揆景陟屺爰臻國軫喪淑之傷家凝賓庶之怨敢撰德於旂旒庶圖芳於鍾萬其辭曰

玄丘烟熅瑶臺降芬高唐渫雨巫山鬱雲誕發蘭儀光啟玉度望月方娥瞻星比婺毓德素里棲景宸軒處麗絺綌出懋蘋蘩修詩貫道稱圖照言翼訓姒幄

贊執荒門綢繆史館容與經闈陳風緝藻臨象分徵
游藝殫數撫律窮機疇踏冬愛悵秋暉展如之華
寔邦之媛敬懃顯暘肅恭崇憲奉榮維約承慈以遜
逮干延和臨朋逵怨祚靈集祉慶藹迎祥皇亂璿式
帝女金相聯跗齊穎接萼均芳以藩以牧燭代煇梁
視朔書氣覩臺告祲八頌脩和六祈輟滲衡總滅容
韋翟毀袿掩綵瑶光收華紫禁嗚呼哀哉惟軒夕改
輧輅晨還離宮天邃別殿雲懸靈衣虛襲組帳空烟
巾見餘軸匣有遺絃嗚呼哀哉移氣朔兮變羅紈白
露凝兮歲將闌庭樹驚兮中帷響金釭暖兮玉座寒

純孝擗其俱毀共氣摧其同欒仰昊天之莫報怨凱
風之徒攀茫昧與善寂寥餘慶喪過于哀棘實滅性
世覆冲華國虛淵令鳴呼哀哉題湊旣肅龜筮旣辰
階撤兩奠庭引雙輴維慕維愛曰子曰身慟皇情於
容物崩列辟於上旻崇徽章而出寰甸照殊策而去
城闉鳴呼哀哉經建春而右轉循閶闔而逕渡旌委
鬱於飛飛龍逶遲於步步鏘楚挽於槐風唱邊簫於
松霧涉姑繇而環迴望樂池而顧慕鳴呼哀哉晨轀
解鳳曉蓋俄金山庭寢日隧路抽陰重扃閟兮燈已
黯中泉寂兮此夜深銷神躬于壤末散靈魄於天潯

響乗氣兮蘭馭風德有遠兮聲無窮

廣文苑英華卷二十六卷全終